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七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徐元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七年五月乙丑朔太府寺丞劉天民守尚書吏部員外郎 左朝請大夫知韶州傅雱罷以殿中侍御史王珪奏其悖慢貪黷也

丙寅敷文閣直學士左承議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特轉左朝奉大夫落直字上以振治蜀有

聳執政請進一職遷四官上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振蠲減重賦蜀人安之近薦武帥又皆得人可除直學士　吏部尚書陳康伯請罷蕪措置户部財賦許之

戊辰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當以民事為意監司郡守不可不得其人輔臣進呈湖南轉運司奏右通直郎知長沙縣常禋名臣之後修潔自持束吏愛民衆所稱譽詔進禋一官俟任滿與陞擢禋同子也

己巳建武軍承宣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許世安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罷從軍仍給真俸　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李顯忠為選鋒軍統制　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輔逵充殿前司右軍統制　詔兩省官並禁出謁遇休沐及賜告許見客用兩省請也

庚午秘閣修撰新知福州沈調言福建諸縣舊有忠義社各隨鄉村多寡團結推擇豪右衆所畏服者以為正副量置槍杖器甲之屬以故盗賊屏息民以為便今為

官司科率騷擾甚失本意乞令守臣覺察帥憲司舉按調又言福建路産鐵至多客販徧於諸郡而官監坑冶絶然稀少今若盡令中賣入官則無所用縱之則利不歸上深為可惜乞令轉運司措置申省從之

壬申上謂沈該曰頃蜀中歲貢錦繡帟幕雖民之幼女亦追以供役作其擾如此朕令止之蜀人極喜近又減四川民輸至一百二十餘萬民力必稍寛矣

癸酉左朝散郎趙不茹知化州還論廣西部馬使臣每

歲五六十員例選閑居之人率以前任俸給為準各人支七月歲費錢四萬餘緡自今乞以見任使臣部送又言化州係産鹽地分自紹興九年漕司立額令本州官賣二分鹽計七十二萬餘斤民以為苦望從其便奏皆可遂以不茹行將作監丞鹽事以六月乙巳行下　右奉議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留觀德為太府寺主簿　興化軍免解進士彭與進所著周易解義及神授圖太極歌詔特補下州文學

乙亥左宣奉大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領編修玉牒所沈該為左銀青光禄大夫以進書推恩也　初朝廷以蜀道遠命舉人即宣撫制置司類省試行之既久議者或以為不能無弊欲罷之悉令赴南省事下國子監權尚書兵部侍郎兼祭酒楊椿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冒重湖狠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請選差清彊有才行郎曹以上一人往莅其事仍令監司守倅賔客子弟力可行者赴省

餘不在遣中是日宰執進呈詔付禮部其後本部乞士人願赴南省者給驛券選官不行餘從之（二十九年七月乙酉孫道夫再建請）太府寺丞鄧深面對論近歲士風卑弱習於浮僞寖以成風稱呼太過書問太重請謁太數乞嚴為法禁從之

丙子左奉議郎杜師旦特勒停送道州編管右正言凌哲論師旦事曹泳為入幙之賓貪汙狂恠故有是命

丁丑詔孟庾追復端明殿學士左宣奉大夫路允迪追

復龍圖閣學士左通議大夫庚既得歸廢為民而死或言允廸在汴京不食卒故皆復之

巳卯左從政郎新明州州學教授郟次雲入見奏請守令闕則擇清望官臺閣闕則擇郡邑循吏為之上謂大臣曰朕用人正欲内外適平如監司守令治狀顯著不必一一召來當增秩賜金且令久任遂以次雲行國子錄

辛巳左朝奉大夫胡棣行太府寺丞棣自四川茶馬司

幹辦公事召還論四川選人已放散舉主伺候告命之人多冒干諸司奏辟妨才肆姦詔禁止遂有是命

癸未金國賀生辰使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耶律守素中靖大夫太常少卿許竑見於紫宸殿

乙酉詔民户已充保正副後來析户而再當充役者其户頭許歇役餘户物力高者即為白脚依舊輪差日歷無此今以王師心等看詳狀修入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己丑尚書工部員外郎樊光遠知興化軍從所請也

庚寅詔錢塘仁和知縣依兩赤例並堂除京朝官任滿無遺闕與陞擢差遣

辛卯禮部太常寺言每歲大祀三十六除天地宗廟社稷感生帝九宫貴神髙禖文宣王等已行外其餘並乞寓祠齋宫立春日祀青帝朝日出火東蜡權於東門外長生院赤帝黄帝權於南門外淨明寺白帝夕月納火西蜡權於西門外惠照院黒帝權於北門外精進寺皆用少牢備樂舞而神州地祇以精進地狹祀熒惑以與

赤帝同日皆權於惠照院行之神州當用犢而亦用少
牢蓋權禮也自紹興以來大祀所行二十有三而已至
是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言乃悉復之　左從政郎主管
吏部架閣文字王淮充樞密院編修官
六月丁酉戸部侍郎林覺言民間納稅錢丁鹽紬絹乞
以第五等所輸自一文以上令折見錢仍共鈔庶以便
民上謂宰執曰朕嘗思之合零就整此固甚善十戸共
鈔官司先給由子與鈔頭若即時鈔入則十戸無擾不

然恐鈔頭收藏由子不肯齎出比至官催緊急衆户不免再納此貧民所以重困卿等可措置令經久便民然後行之　左朝奉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王之望改提點本路刑獄公事

戊戌罷臨安府左右廂主管公事官以侍御史周方崇言其徇情曲法人多嗟怨故也　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蕭振卒振再守蜀凡二年時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

取撥振曰此所以備水旱軍旅也一旦有急是又將取
於民請於朝留其半此據成都記撥錢在二十六年今因振卒附見比卒蜀人思之
甲辰宰執進呈秘書省著作佐郎黃中轉對言仰惟神
宗皇帝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嘗慮萬事之幾不能徧燭
首舉舊章每遇起居日俾百僚轉對陛下勵精庶政無
異於神宗之用心故百僚轉對至今行之未嘗廢也然
而二十年間大臣專恣好佞惡直一時習尚往往以言
為諱凡所建明不過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已如神宗皇

帝所以詔告丁寧者盖未之有也伏觀陛下邇者詳延多士咸造在廷親灑宸翰以求忠讜侈靡之飾朝聞而夕棄之盖已著躬行之效矣陛下之所以責望於布衣者猶若此則其所以責備於縉紳士大夫者固不論而可知也臣謂陛下宜追述神祖之意特降詔書申飭在位自今以往應轉對之官有所開陳要在竭誠盡忠切於治道毋得蹈常襲舊攟摭細微以應故事然後陛下觀其人擇其言而為之虛心訪問俾得以盡其情實積

日累月庶幾有補於萬一則舊章不爲虛設矣上覽疏曰中所論極當朕方欲與卿等相度特降指揮大抵轉對之法恐朝政闕失民間利病有不得上聞者皆當論奏自秦檜當國轉對之名雖不廢而所輪者不過大理寺官數人攟摭細微姑應故事而已初無鯁切有及於時事者如此則繆悠之談何補於國今中所言頗合朕意可令士大夫知之

乙巳有錢及之者上書乞差遣上疑其心疾以問輔臣

沈該言其意涉侮慢乞送汀州居住上不許曰外間不知謂以切直之言得罪非所以廣言路也姑與一閑慢差遣如何該持不可乃止

丁未右朝請大夫通判鎮江府施垓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事用李琳薦也

戊申知樞密院事湯思退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左從政郎南康軍都昌縣丞李薦入對論諸郡遣官徧行屬縣常賦之外誅求寛剩錢動以萬計乞

行禁止從之以薦行太學正薦周麟之所舉也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乞以僧道絶産得旨贍學之田召人請佃從之紹興二十一年十月六日降旨贍學

巳酉詔西北流寓及東南人寄居滿七年或産業及第三等已上者並不得注授舉辟本處差遣以國子監丞朱倬言士大夫多用開封户貫守官鄉里逞私者衆故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黄唐傳卒

庚戌詔故責授中大夫佘深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故

追復中大夫黄潛善再復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禄大夫官子孫各三人故責授中奉大夫薛昻復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官子孫二人既而左司諫凌哲言深昻朋附蔡京潛善為相誤國今盡復三人恩數恐政刑失平忠義解體詔以潛善嘗任副元帥特復元官官一子權中書舍人趙逵草制畧曰雖秉政無可書之績而事君有不移之忠原情以觀於法當叙潛善既復官深昻之命遂寢後詔在七月戊辰今併書之

辛亥戶部侍郎王師心奉詔舉左朝奉郎新知嚴州羅孝芬氣節剛正學術深醇十月甲申除秘書丞左承議郎新秀州州學教授唐堯封蚤以文行著於鄉評四任教官恬靜有守六月戊子除軍器監主簿堯封金華人也　保寧軍承宣使節制御前軍馬知金州王彥丁母憂詔起復

壬子戶部侍郎王師心言荊南為上流重地而兵力寡弱舊例鄂州歲遣御前軍千人戍其地欲增戍二千以示形勢上以荊南之財不許熊克小歷云王師心為荊南帥嘗奏乞分鄂渚重兵

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其所云與日歷不同今不取

甲寅尚書戶部侍郎王師心試給事中　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王綸試尚書工部侍郎　起居郎趙逵起居舍人周麟之並試中書舍人逵入謝上諭曰朕所以用卿卿既知之朝有闕政無鉅細宜助朕也又謂近臣曰趙逵純正可用逵登第踰六年而典外制自中興後所未有　太府少卿徐林權尚書刑部侍郎　秘書郎唐文若為起居郎　著作佐郎王剛中試起居舍

人

乙卯尚書左司員外郎葛立方權吏部侍郎　尚書兵部殿前侍衛馬步軍司言離軍將士類得添差州郡無以給欲自今大郡毋過百人次郡半之小郡三十人為額從之

丙辰秘書省著作佐郎黄中為尚書司封員外郎　故右朝散大夫楊淵追復右中奉大夫其家援例乞恩不已故復之事祖在去年閏十月癸卯

戊午初命太廟冬饗祭功臣臘饗祭七祀祫饗兼之用太常博士張庭實請也　詔太學月試並依貢舉條制鎖院考校仍毋過十日議者以國子博士何俌多私親舊故有是旨俌踰年卒罷俌明年六月辛卯罷

己未少保瀘川軍節度使太一宮使榮國公錢忱遷少傅忱告老乃有是命　詔命官捕獲私茶鹽依賞給各遞增一等於是全火七千斤累及萬斤皆改京秩議者以為濫二十八年正月壬申不行

辛酉故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周望追復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官其家二人自秦檜死左司諫凌哲請追復大臣死於貶所者朝論初指趙鼎王庶等數人沈該湯思退為相遂併取先得罪於國者而追復之哲復爭以為不可乃止

壬戌秘書丞楊邦弼校書郎陳俊卿並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俊卿為學官多所裨益一日普安郡王習毬鞠俊卿微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誦全文不遺

一字俊卿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從諫社稷之福也

鼎州觀察使隴右郡王趙懷恩添差成都府兵馬鈐轄

秋七月乙丑秘書省校書郎陳俊卿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稷契臯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鮮有終其任者遠者一年近者數月輒已遷徙州縣百姓送往迎來之不暇其為勞費不可殫舉以至内而朝廷百職事之官亦無

肯安其職業為三數年計者往往數日待遷視所居之官有如傳舍雖有勤恪之人宣力公家於人情稍通綱條稍舉已捨而他去後來者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則又遷矣因循歲月積弊既久是以胥吏得以囊槖為姦賄賂公行而莫之誰何如此而望職業之舉難矣哉夫爵禄名器人所奔趨必待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分不敢躁求若開驟進之門使有僥倖之望則人人懷苟且之心無首公之節其

自為謀則得矣朝廷何賴焉臣嘗讀國史見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温叟為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陳恕在三司亦十餘年此祖宗用人之法也望與執政大臣參酌立為定論其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必待終秩而後遷擢至於朝廷百執事之官亦當少須歲月俾久於其職然後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盡瘁於國無有過望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下遂以俊卿為著作佐郎

丙寅左朝請郎新通判邵武軍鄭知剛入對乞天下繁劇知縣並令從官保舉監司守臣別薦都堂籍記以次差除上以諸縣至衆恐不可行丁卯以知剛行宗正寺主簿知剛周麟之所薦也 左承議郎新主管南外敦宗院葉顒行將作監主簿顒賀允中所薦也

戊辰詔減諸路監司屬官員 左司諫凌哲請諸郡無通判處守臣有闕而次官係選人者令監司選鄰郡倅或見任京朝官暫權從之

已已詔諸添差官非格法及元降旨許差者並罷
庚午給事中王師心言鼎澧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知戾法不顧因去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輸故抵此望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民必悔過改業而盜自消矣上覽疏謂宰執曰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姑遵舊制可也熊克小歷載師心建請於今年六月末又云上然之乃與日歷所書全不同至於此日所書上語則又去其首尾蓋克本故相王淮門下士而書成之時淮尚為左相故

於師心事多所緣飾也今並正之

戶部侍郎林覺言國朝慶歷以來歲鑄錢一百八十餘萬緡其後亦不下百萬如前年猶得十四萬緡去年猶得二十二萬緡而提點司官吏徒糜祿廩朝廷罷之殊快人意但付之漕司日久亦未有涯議者以為諸路物料有無不等運司不相統轄無以通融鼓鑄欲出戶部錢八萬緡為饒贛韶三州鑄本委各州通判主管漕臣往來措置今歲權以二十三萬緡為額即不得復以舊錢代發從之熊克小歷稱所鑄權以五十萬緡為約誤

也據王珪所論乃是用本錢八萬緡而約鑄新錢二十三萬緡除本外止得十五萬緡克不細考耳　右

朝請大夫江南西路轉運判官黃仁榮知衢州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楊沂移江西路上覽除目曰

監司守臣席未及煖已輒更易不惟迎送勞費而官吏軍民於政教獄訟亦莫知所適從自今悉令久任

辛未下詔戒敕汙吏　左宣教郎王佐為秘書郎

癸酉下詔戒飭監司郡守舉劾守令毋得觀望當路挾情徇私有賞有罰朕當信而别之

甲戌直秘閣知臨安府榮嶷權尚書戶部侍郎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張偁知臨安府　詔兩學自今歲春季試補弟子員遇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永制

乙亥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李文會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朝廷聞蕭振卒故也時文會在瀘南未去乃就用之仍詔例外賜振家銀帛五百匹兩

丙子中書舍人周麟之言國朝以東西二省為維持政本之地政令之罷行失當人才之進退非宜在中書則

舍人得以封繳在門下則給事中得以論駁皆於命令未行之前而救正之爰自近歲事與舊違當軍興時則以事干機速不可少緩及休兵之後用事者又任私意廢棄成法故有所謂報者有所謂中入報者有所謂尚先行者有所謂入已者皆成定例詔旨一頒敕劄隨降所謂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而已甚非祖宗分省設官之意望申明舊制凡命令之出並經兩省或無封繳即皆晝時行下以復祖宗之成憲從之

丁丑右中奉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榮嶷特降二官時新城縣令馮世亨以贓罪為漕臣所按世亨自刎仁和縣令楊績亦以贓聞侍御史周方崇言嶷前為守臣挾情狥私皆不按發故貶秩

壬午詔成都府每歲合起川馬更不發來行在分隸江上諸軍歲凡六千匹內鄂州建康鎮江府各三分池州一分令逐軍差官兵取押

丙戌御藥院言永祐昭慈等攢宮帝后生辰酌獻所用

鋪翠縷金花乞以藥玉葉漆金紙代充從之時上禁銷金鋪翠甚嚴自禁中始　侍御史周方崇言自陛下更化以來招選異能不間遠邇既令侍從各舉所知朝奏暮召賢才坌至獨旌聘之禮闕然未講尚慮其間有仕不遂志懷才高卧者有累上不第焚棄筆硯自逸者有道足以尊君智足以庇民而甘心於山巔水濵漁樵耕築之下者望倣先朝故事命諸郡守臣考士民之譽訂鄉里之評以名上聞命監司帥臣審核真偽備禮延聘

從容詢訪隨才録用詔禮部檢照典故申尚書省　右承議郎張祁知楚州

丁亥左承議郎新秀州州學教授唐堯封入對論帝王之德莫大於生萬民陛下偃兵睦鄰與民休息好生之德莫大於此竊慮將帥之臣封疆之吏妄生事端寖虧大信望賜申飭上曰卿王師心所薦也俟與卿别改差遣可其奏翌日以堯封行軍器監主簿　金部員外郎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方師尹言諸郡應副大軍錢

糧多違期限有悞支遣自今有違其監司守臣乞擇其尤者按劾以聞重賜黜責從之

辛卯進呈成都府奏雙流知縣馮邦光罪案上曰近年監司郡守按劾官吏跡狀明白方坐以罪恐一二年後人人又乞改正自謂一時覬望以求僥免此不可不慎也

八月甲午朔上諭宰執曰昨日卿等繳到宋�所上徽宗賜晙手詔朕已恭覽益徽宗内禪之美逺過堯舜而

一時小人外庭如唐恪聶昌耿南仲内侍如邵成章張藻王孝竭輩輙爲妄言以惑淵聖之聽父子之間幾於疑貳至宋㬇李綱奉迎徽宗還京綱先歸具傳徽宗之意而後淵聖感悟兩宮釋然今觀手詔并得綱題識皆朕昔所親見者朕朝徽宗於龍德宫嘗聞親諭云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於萬幾以神器授嗣聖方築甬道於兩宮間以便朝夕相見且欲高居養道抱子弄孫優游自樂不復以事物攖懷而小人希進妄生猜閒不

知朕心如此嗣聖在春宫二十年朕未嘗有纎芥之嫌今豈復有所疑耶此皆當時玉音外庭往往不知沈該等曰昨日臣等既得竊觀徽宗詔墨今又親聞陛下宣諭此實堯舜盛徳之事因以知李綱題識蓋實録也翌日該等又乞宣付實録院上曰朕為人子何可不暴白其事使天下後世知之既而又親筆書於詔後宣示宰執

三省擬直徽猷閣京西轉運副使霍蠡陞直寳文閣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言蠡有風力必能為

陛下辨事但京西難得其人聞左朝議大夫知鄂州熊彦詩久諳軍中事可以除代上曰蟲歷官多年在京西尤鎮静彦詩累任郡守此二人皆可用朕思今天下無事惟在留意監司郡守卿等皆持公心商搉人才朕謂雖未盡得人將見十得七八矣誠之曰臣獲與廟堂末議雖迂愚無取至於進擬人才實不敢萌私意上曰朕用卿為執政已及一年卿見朕聽斷之際曾有一毫私意否誠之曰陛下無私如天地臣夙夜奉承實千載之

遏也

乙未參知政事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丙申權禮部侍郎楊椿面對言成都府舊有太祖皇帝御容在新繁縣重光寺蓋太祖平蜀蜀人感不殺之仁肖天日之表而謹事之紹興改元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御來自終南山遂權宜奉安同為一殿然郡縣卑陋情文簡略望特下禮官講求典故檢會福州及本府見行儀制而折衷之詔可後遂詔本府別加營繕歲時遣

府通判侍祠　右朝議大夫宋�復徽猷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曰朕懷先皇帝坐見於牆食見於羹矧今親奉其雲漢之章哉暎實以手詔來上載覽泫然嗟嘆無窮嗚呼思先帝而不復見得見汝輩嘗所歎異者蓋庶幾焉手詔謂爾為孝子為忠臣此士大夫之至行也復汝故職汝其知所以自勉哉暎蔡攸妻弟也自靖康中斥去至是三十年

丁酉詔重修宗學用宗正丞吳景偲請也

壬寅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清遠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元府姚仲為保寧軍節度使　右正言凌哲乞諸路總領所舉改官人依憲漕等司例磨勘吏不逐旋申明取旨從之熊克小歷載此事於今年十一月末又謂哲為吏部侍郎時所請實甚誤也今從日歷

甲辰皇姪和州防禦使居閎為利州觀察使以積閥遷也　右朝請郎知郢州錢受之罷先是霍蠡在京西劾受之諂事王庶嘗為樞屬力賛其謀沮壞和議今領邊

郡不知悔過久處邊境必致生事故受之遂罷　從義郎閤門祗候王彦昇貶秩二等坐不毁銷金服飾為女奴所告故也

丁未左朝散郎張闡提舉兩浙路市舶

是日以御跋徽宗皇帝手詔宣示百官于尚書省宰執宿衛戊申朝退使相侍從兩省臺諫知閤禮官南班宗室騎導宰執騎從至敷文閣奉安

庚戌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程克俊薨後謚

章靖

辛亥詔諸路換給不盡僧道度牒並納禮部用三省請也上曰昨權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僧道之數允中言有僧二十萬道士纔萬人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曰今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終不可廢朕亦非有意絕之正恐僧

徒多則不耕者衆矣

壬子左朝散郎知巴州蘇欽令再任以利路諸司言其治行也

丙辰詔荆南襄陽府光随州安豐軍合起内庫錢帛自紹興十四年至今年皆蠲之

丁巳尚書司封員外郎黄中兼權國子司業

戊午右朝奉郎知光化軍任寶臣特勒停以在任不職故也右承議郎通判蘄州方扔知光化軍任寶臣不職事當考

已未詔左承事郎王十朋係親擢進士第一人尚待遠次可特添差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右奉議郎宋汝為卒汝為棄妻子亡去至是十年卒于青城縣閉先觀年六十汝為未病以後事託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後月餘乃死槐孫為葬之青城山中槐孫序子也乾道元年四月丁未推恩

庚申詔置提領諸路鑄錢官於行在其戶部中請措揮更不施行先是殿中侍御史王珪再上疏論鑄錢司不

可廢因陳六事大畧以為提點司本錢見存者歲為三十餘萬緡何必給戶部錢為本韶州錢監乆廢興復甚艱兼物料不足又漕司每歲上供錢物尚不能如期今以鼓鑄委之力必不給議者以為鑄錢司費多得寡每用十七錢而得一錢殊不思先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乃國家利權所在豈可計其費而為之又今錢多闌出於外國不知嚴禁况自罷泉司以來於國計未有加損兼本錢各有科目與戶部財計殊不相關望專

置一司責以舊額詔工部侍郎王綸權户部侍郎榮嶷看詳七月甲申時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珪言為不然且言恐坑冶司省罷官在此倡為異論願陛下專委之轉運司必能就緒上令與三省議尚書左僕射沈該等請命侍從或卿監一員領其事許置官屬二員從之遂命嶷提領二十八年八月辛丑改命

壬戌大理少卿陳章卒特賜其家銀帛百匹兩

是月金主亮試進士于廣樂園命書畫局直長鄭子聃

雜試舉人中子晪利州阜俗人後徙大定中天德三年
進士第實第三甲第一人亮嘗令賦詩大見稱賞故有
是命及啓封子晪中第一於是躐階三等授翰林修撰
同知制誥范成大攬轡録云鄭子晪字景純大定人楊建中榜第三人是年試天錫智勇正萬邦賦授翼城丞除書畫局直長貞元四年亮令再試復狀元及第是年試不貴異物民乃足賦亮特命為翰林修撰以金國翰林直學士趙可所撰子晪墓誌考之名字鄉里事迹官位並同但誤以第三甲為第三人及以正隆二年為貞元四年爾成大出疆不久而金之公卿侍從舘閣一一得其履歴之詳如此故具載之
九月戊辰左朝散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金安節

守大理少卿　左朝散郎知大宗正丞喻樗為尚書工部員外郎　國子監丞朱倬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已已詔自今内除監司辭日並引對　故房州觀察使王瓊追復建武軍承宣使制曰朕追復故臣之官非必有功也無有小大咸洗濯之瓊昔者不善總師屢致奔潰有司言狀法當削官既歷多年丹書猶在其復元秩

慰汝九原　太學博士陳天麟罷侍御史周方崇言天

麟陛堂説書至禹貢篇輙及今日焚翠羽罷銷金語言淺俚諸生不覺鬨堂失笑至於私試所考中詩賦多落韻者故黜之

庚午詔自今太學私試學官考校失當者令禮部按劾以聞　詔選人陳乞致仕雖亡歿在出敕前並聽改官用吏部請也　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戒坐趙鼎累斥去凡十九年至是得祠

辛未故右廸功郎張懋特贈右承務郎與一子下州文

學懋為欽州靈山尉捕兇賊死

癸酉參知政事張綱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婺州以綱引疾有請也　監登聞檢院范同言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今火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望申嚴法禁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

乙亥尚書省言諸軍重役人數漸多詔諸路州軍强盜應配廣南及遠惡州者並依舊法更不配填諸軍其逐

軍已配到人令户部量行增添請受開具申省

丙子敷文閣待制致仕林乂落職以右司諫凌哲言乂附會故相遂得進用令告老而歸凌駕州縣無所不至故也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常平賑糶所以抑兼并濟貧弱每歲禾稼未登或小有水旱民方艱食富人閉糶以規厚利若官糶少損其直則閉糶之家不能乘人之急而價自平其利為不小也臣竊見諸州郡每歲輸納秋租自裝發綱運之後倉廪一空所存止有常平義倉

斛斗軍糧更俸及湊發上供不足之數皆取給於此所在成例是名為常平而專以備州郡急闕至飢民艱食則坐視而無以賑之殊非立法之意前日州軍委官盤量所欠動以數萬計其間如借兑耗折雖責之分限補填終不可得亦恐見存之數未必皆得其實也近聞福建有貴糴之處父老訴之州郡冀欲賑濟而郡官占吝不發米價頓增人多困斃此其意以欲留為州郡急闕之備而已願委諸路提舉官徧廵諸州躬親閱眎以知

其實有過合賑濟而州郡占吝不發者許人户越訴監司互察臺諫按劾以聞如中下之州所積不多賑贍不足則令提舉司以一路有餘之處通融取撥以應其乏免致流離轉徙此亦古者移粟就民之意從之

戊寅吏部尚書兼侍讀陳康伯參知政事　詔淮南京西湖北路州軍自紹興十四年至二十七年合起内藏庫紬絹錢帛可並與蠲免日後合起發數目令逐路提刑轉運司官親巡所部度量事力開具的實合發納分

數以聞自來年始先是諸路久逋內藏庫紹興甲子以後合發上供錢帛工欲悉與蠲之以諭宰執沈該等言昨蒙聖諭仰見陛下恭儉愛人苟有以寛民力雖內帑數百萬不惜天下幸甚上曰昔唐元宗有云朕雖瘠天下肥矣大哉王言此所以致開元之治也朕有取焉朕約於奉己內帑未嘗妄費一金邉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

己卯給事中王師心兼侍讀　户部言諸路州縣人户

買撲場務停閉去處甚多令相度欲除見欠官錢物及見充吏人貼司巡檢司土兵軍員之家外其餘不以有無拘礙並許實封投狀承買候界滿無欠少聽依條接續上曰坊場名課朝廷所仰補助歲計若不以有無拘礙庶幾接續不致敗闕宜從之　中書門下省言兩浙諸州紹興三十三年至二十五年撥額錢拖欠數多其錢係轉運司將日生酒稅錢樁發緣逐年所入不常是致拖欠詔與減放一年撥額錢事初當考

庚辰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善繼直秘閣善繼前守贛州始修城至是城成故有此命

辛巳給事中兼侍讀王師心權吏部尚書　權禮部侍郎兼實録院修撰兼侍讀賀允中守給事中

癸未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尋詔執權年老閑劳以事可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執權進職在十月辛亥　敷文閣待制王俁卒　夜雷

甲申起居郎唐文若知邵州侍御史周方崇論文若為

人狂誕故罷　左朝散郎新知嚴州羅孝芬為秘書丞用王師心薦也

乙酉秘書少監劉章為起居郎　右朝散大夫新知漢州于霆入辭上曰蜀中地遠卿至官有民間疾苦利病一一奏來仍須速行不宜緩也

丙戌侍御史周方崇試尚書禮部侍郎

丁亥尚書倉部郎中黃祖舜守右司郎中吏部員外郎王晞亮守左司員外郎　考功郎中湝華為樞密院檢

詳諸房文字　秘書省校書郎葉謙亨言祀典散秩天子大蜡八而令為四風雨農蠶皆不用牲祭夏后氏乃曰大禹而斥其名若此類未易殫述望酌景德故事命禮官及秘書省取祭祀之式考訂潤色勒成一書目曰紹興正祠録以為彝制從之　詔宜州不係團結土丁每年見納身丁米並與免納以廣西諸司言與團結土丁一例輪流差在沿邊戍守合依體例免納故也

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樞密都承旨陳

正同權刑部侍郎兼職如故　左朝散郎范如圭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用賀允中薦也如圭入對乞推原嶽考禁不舉子孫之意行漢胎養法上曰嶽宗皇帝天性至仁昆蟲草木皆被德澤當如卿所奏遂有是命

庚寅戶部言贍軍酒庫併歸本部所有長貳推賞指揮乞不施行從之　左朝奉大夫直秘閣致仕鄭南陞秘閣修撰南禹凡政和初嘗為國子司業至是年九十有

三三請加奬故有是命

辛卯宰執進呈均州守臣吕游問言本州城下邉接漢水放生去處公庫歲収魚利錢補助天申節進銀自金州以來客布魚枋上下數百里竭澤而漁無一脫者乞禁止上曰均州貢銀不多而經營至此必是别無窠名可辦且放生池雖有法禁亦細民衣食所資姑大為之防豈能畫絶今自官中竭澤採捕以供誕節具亦不仁甚矣可如所奏　左朝請郎新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

鹽公事朱倬朝辭入對即日除右正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七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七年冬十月乙未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林大聲落職罷宫觀以殿中侍御史王珪論大聲向自永嘉縣丞深結秦氏父子以致超遷家居侵官干擾州縣故也

丙申權刑部侍郎徐林陳正同言近來不住有官員雪

訴被罪寃抑其間多係大理寺勘斷其本寺官因臣僚論列觀望挾情已行罷黜唯是舊吏尚存顯有妨礙欲將右治獄當出職人日下與注授差遣往外州縣待闕已出職而在行在其他官司充役者準此上曰朕在京師時惟開封府頗類外方官司如大理寺御史臺法令嚴密官吏謹畏無敢干以私者自渡江以來大理寺治獄官吏極有姦弊至於容情請托賄賂公行玩習既久理宜懲革沈該等曰前此寺官觀望失職已嘗汰去惟

是胥吏尚用舊人不可不畧行措置欲依林正同所奏施行上曰甚善六部出職人亦遣離部勿復存留庶幾官曹稍清姦弊頓革

己亥右奉議郎郭淑令吏部與監當差遣淑嘗為治獄丞罷去刑部侍郎徐林等言其數到行在忍與舊吏交通故黜之淑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除大理寺主簿二十三年十月再除二十六年五月六日又除九月遷治獄丞今年八月放罷前後在寺近十年故也　詔自今臺部吏應出職者並罷毋得存留　左承議郎知温州平陽縣方廣

左宣教郎知處州麗水縣薛良朋並進秩一等以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李邦獻奏其治狀也

辛丑罷兩浙漕司科糴馬料令本司降錢於沿流順便州置場收糴　左朝議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周綰為國子祭酒　右通直郎知黃州范伯奮降一官放罷令後不得與堂除差遣左司諫凌哲論伯奮所至貪饕有舊契劉楫死於光山酒官其家投之以圖歸計伯奮初議以長孫娶其女及見女美豔遽納為妾故有是命

其女令提刑司日下理還

癸卯詔自今差往川中賜夏臘藥内侍經由去處輙收受例外饋送及非理取索買賣騷擾仰守臣具申尚書省樞密院先是上諭宰執以比密院所遣使臣多妄作受賕令改差内侍尚慮不切畏慎故有是旨

甲辰詔學士院人吏應奉修寫機密國書及十次者與減一年磨勘六十次以上轉一官從直學士院王綸請也

乙巳以講筵讀三朝寶訓徹章燕儒臣始用化成殿樂侍讀王師心因講畢奏曰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顧為萬世子孫之計甚備熈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監又言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　詔月以錢米廪給昭憲皇后外家子孫之孤遺者仍依宗室袒免外兩世紹興格計口給之　右通直郎新福建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權知衢州江山縣陳彤特轉一官堂除繁

劇知縣俟任滿與陞擢差遣江山闕令久鼎攝事不數月士民列狀詣部使者舉留之故有是命

丙午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葉義問為殿中侍御史義問入對首論監司號為外臺與御史相表裏望立為約束凡監司遇廵按歸任皆具平反冤訟與搜訪利害各幾事薦舉循吏與按發姦贓各幾人陛下與大臣考之因可以知監司之能否而行賞罰上納其言十一月丁亥立法行下遂有是命後九日義問入見又論吉𿁐悔吝生

乎動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願陛下與羣臣協心鑒戒庶無輕動之失

戊申直秘閣知台州曾幾守秘書少監幾入對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沽名者宜皆優容奬激之上大悅遂有是命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再用鬚鬢皓白衣冠甚偉每與同舍會多言前輩言行臺閣典故薦紳皆推重焉

癸丑權戶部侍郎林覺等言冬月養濟務在均給貧乏令措置臨安府兩縣在城兵官下公人及甲頭如抄劄貧民姓名不實及詭名冒請錢米許人告每名賞錢十千至三百千止諸路令坊正耆保抄劄依此施行犯人並計贓斷罪先是右正言朱倬以浙西提舉官入對論其弊以為狡獪者舉家皆預支請而貧窶者反見棄遺上諭大臣曰聞官司不留意多為胥吏冒請可措置革弊務令實惠及民至是行下朱倬奏請在九月辛卯上語在此月庚戌今併書之

已未上謂宰執曰近臣僚獻利害往往各述已見未必知有無見在之法自今宜令有司講究詳審無輕改祖宗成憲湯思退等曰臣僚奏請不惟未詳條令固有便於一方而不可行於天下豈容輕議改法當依聖訓行之先是右正言朱倬論祖宗立政創制煥乎大備然邇日陳利害者或不深知朝廷之典常或不洞究民間之利病得之口耳即以上聞陛下無所納而舜文之吏若從甲則曰舊法如是欲從乙則曰續降如是出入玩弄

官莫知從爲害實大乞自今獻言者必送有司精詳參照既定然後大臣審究至當剖析利害上取宸斷付下有司然後施行上從其言至是復有此諭（倬章疏以此月己酉行下）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權吏部侍郎葛立方違法爲其子營求薦章詔罷之　右武大夫幹辦皇城司劉伉領榮州刺史請給等全支本色令後準此　詔保信軍承宣使知閤門事曹勛與依鄭藻例給真俸

庚申左司諫淩哲權尚書吏部侍郎先是臺諫官昏湯

鵬舉所薦至是晳與方崇皆內徙而以朱倬葉義問代之自是鵬舉始不安矣

辛酉詔四川制置司總領所轉運常平司各具所部州縣有無旱傷聞奏如有旱傷即行減放仍以舊宣撫司樁積錢米賑濟之既而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王之望言被受御寶封省劄指揮已在陳訴限外但令州縣賑給旱傷去處孤老殘疾闕食饑民而已據之望所申十一月十三日被受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工部員外郎喻樗託儒

為姦曩者詐為伊川之學以迎合時相薦用非人黜為
邑宰因糶米為姦百姓訴之乃託疾休致逮其晚節黷
貨尤甚吏部員外郎劉天民素無操履自平江職官滿
秩倚託聲勢要索當路未及數月三遷為郎太學博士
范成象阿附權勢甘為僕隸徧走臺諫之門士類所鄙
詔並罷義問首劾成象天民蓋以摇湯鵬舉也　中書
舍人趙逵卒逵始病上因御經筵諭兵部侍郎楊椿令
傳旨存問及卒上念之命沿江漕臣致其柩

十有一月癸亥朔詔減福建路鈔鹽錢每年八萬緡初吳逵既叛福建鹽數雖民力稍寬而郡邑無以供百費且尤非轉運司之便故衆論揺之逵既移鼎州憤而死殿中侍御史王珪乃請令諸司相度更定至是諸司請運鹽如逵數而增其直官肆鹽直止減一分漕臣鹽本錢每斤為二十五錢上命輔臣計之會提舉常平鹽事張汝揖別奏乞行鈔法上問同知樞密院事陳誠之如何誠之曰閩中山溪之險細民冐法私販雖官賣鹽猶不能絶若百姓賣鹽豈無

私販之弊苐恐不盡請鈔則有虧額上曰中間福建曽用鈔法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不待今日正如萬户酒前日欲榷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珪以六月乙巳奏乞相度誠之以十月庚申奏此事時福建歲認鈔錢三十萬緡乃詔減八萬自此漕司及州縣稍舒不復抑售於民矣乾道四年二月壬辰再減

乙丑太常少卿充賀金國正旦使孫道夫閤門宣賛舍人充副使鄭朋辭行道夫既至北廷金主亮詰以關輔

買馬非約始欲敗盟時左從政郎左蹕為書狀官死於涿州驛舍不暇為棺具但坎地瘞之道夫還乃焚其骨以歸詔特官一子蹕臨海人也　禮部侍郎周方崇言國朝之制一歳四祭天一祭地皆以執政官充初獻頃權臣怙威憚於齋戒凡此五祀但遣從官循習既久遂為故事今冬至日與高禖之祠既已分命宰臣獨上辛夏秋四祀未還舊制望申詔有司自來歳始詔依祖宗典故施行

丙寅大理少卿金安節入對安節首言治民之道先德教後刑法令守宰之慮類不及遠簿書期會之程賦斂輸入之限窮日力辦之即謂職無餘事矣而刺部觀風者幸其不乏乎此亦媮一切以苟目前無有卓然以教化為務而期於無刑者迫民陷於罪乃按以三尺以行誅擊而曰非我也民自為也欲望陛下發德音下明詔申飭監司守令率職之際不特專用律令從事苟有可以賛助教化者無小大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或

有恥而不為足以仰副陛下先德後刑之意凡再章言之

丁卯工部侍郎兼侍講王綸等言興化軍進士鄭樵耽嗜墳籍杜門著書頃年嘗以所著書獻之朝廷降付東觀比聞撰述益多思必有補治道終老韋布可謂遺才望賜召對驗其所學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蘋鄧名世例施行庶學者有所激勸乃命樵赴行在

戊辰監察御史何溥為左正言　監察御史李庚守尚

書兵部員外郎自此湯鵬舉之客稍稍被逐矣　資政
殿學士知婺州張綱言本州紹興元年以後合納内庫
綾羅及折帛錢積欠數目皆人户殘欠之數經涉歲月
實難追催望許依已得指揮將二十二年以前見欠數
目並與除放庻使七邑之民少寛追擾從之　殿中侍
御史葉義問入對論知樞密院事湯鵬舉以為人臣不
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有一於此法
當竄殛況兼而有之鵬舉初罷平江適逢陛下欲去權

臣黨與之弊起廢匿瑕付以風憲凡所彈擊發蹤指示皆出陛下之英斷初非鵬舉可得而擅也况鵬舉本非正直敢言之士嘗除廣帥憚於遠行因秦檜之嬖人丁禩獻佞於檜遂移平江及秦熺還建康焚黄鵬舉棄去郡事連日奔走吳江望塵雅拜比他郡守最為諛佞自非陛下扶拭而用則鵬舉實秦檜黨中之姦猾耳至處言路乃妄自尊大竊弄威權使陛下去邪之英斷反為鵬舉賣直之虚名此臣所謂掠美以欺君者也鵬舉自

居要塗引用非類凡平日之所忌者雖賢德忠良必極力而擠之平日之所喜者雖輕猥邪佞必極力而援之坐是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爭為鷹犬同惡相濟牢不可解逮居樞府猜忌尤甚凡已所惡必遣天民輩先諭臺諫有議論不同者即怫然作色曰此人我所薦拔何負我如是夫臺諫者陛下之臺諫非鵬舉之私人也而鵬舉自違詔旨敗壞成法畧無忌憚之心復蹈前車之轍此臣所謂植黨以擅權者也况鵬舉位居宥密

執權甚重若不急去其害有甚於秦檜伏望聖明將鵬舉明正典刑竄之遠方以為不忠罔上之戒

己巳右朝奉郎知處州謝伋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將作監張晟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晟引年乞老乃有是命

戊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潘華知徽州華宰相沈該甥婿也言者疏其罪故以郡守處之　太府寺主簿留觀德通判静江府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仰惟陛下聰

明神聖灼見前此大臣植黨擅權私結臺諫以害治道於是擢湯鵬舉而用之手詔丁寧非不深切而鵬舉則過自矜伐以蓋人主之英斷分朋植黨專徇私情首犯締交之罪陰為朋附竊弄威權去之不決馴致大患此臣之所以深憂而陛下所宜深察也臣不敢摇舌以瀆聖聽且以秦檜言之檜之先結臺諫相為表裏因而假竊名器而為私用故一時羣小希寵競進知有秦檜而不知有朝廷也自非陛下乾剛夬決一洗而新之則漢

唐朋黨之禍如臣前章所陳者豈不復見於今日乎今鵬舉不遵陛下訓戒而復效檜之所為内則倚用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以交通臺諫外則倚用李良民趙士鵬以賊害良善何異一秦檜死一秦檜生所幸鵬舉未至宰輔耳借使居檜之位縱其兇暴濟以朋比其為患有甚於檜者欲望陛下回天地之監震雷霆之威將鵬舉早行竄殛以叶輿議故觀德先罷天民成象今年十月巳先罷

殿中侍御史王珪言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趙

士鵬夔州路轉運通判官王玨皆秦檜親黨居官貪墨常以官錢市珍異玩好之物以奉秦熺詔並罷先是夔之州縣行經界大為姦利不均玨至為均之戒其部曰吾土瘠而貧不與他等民歲輸者損之又損可也每按部持什器與偕盡以隨行胥吏閉之一室臨當啓途須衆吏上馬已然後去薪水芻粟皆計直給錢償之州縣無一毫之費初左朝奉大夫張絃通判夔州玨薄其為人絃牢相沈該同年進士及是入為吏部員外郎言玨

苛斂由是罷去紘伊陽人也紘今年四月丙申除郎

巳卯刑部奏百姓張璘等用藥殺人刼取官綱公事上

曰此罪當死古者用刑貴情法相當祖宗以來好生之

德聞有用例貸死刑者然不可為常苟當死而不死無

以禁暴戢姦恐殺人愈多非愛民之道也湯思退曰士

制百姓於刑之中若殺人不死非所謂以殺止殺上曰

然　右朝奉郎知黎州唐柜罷初邛部川蠻客崖遇與

其徒持馬赴州互市北還過大渡河邊民數十人共殺

之奪其錦帛計直六千餘緡秬閙令邊民償其骨價都大主管茶馬公事李潤以其不當用蠻禮奏劾之於是秬與右奉議郎通判州事陳伯强俱罷仍令提刑司將為首者一人杖脊送千里外州軍編管今後並依見行條法施行伯强巴西人也秬已見

庚辰監察御史褚籍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籍與李庚皆湯鵬舉所薦故次第徙官

辛巳左正言何溥請特詔大臣毋庸數易郡守上謂宰

執曰此論切中時病近亦有因事移易者今非甚不得已且令成資湯思退曰豈惟郡守監司亦然昨因近臣薦除監司至春間往往當替欲於卿監郎官中擇資淺者令中外更代皆至成資而罷上曰如此不惟免迎送之擾亦可革内重外輕之弊矣　起居郎賀金國生辰使劉章閤門宣贊舍人充副使李邦傑辭行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李長民罷以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論其阿媚權臣所至騷擾也

癸未太學正史浩爲太學博士

甲申右朝散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古爲監察御史古初用王俁薦召至是特除之　權刑部侍郎充接伴使徐林武翼大夫貴州刺史充接伴副使張掄等乞將人使往回宿食頓其有不擾而辦或過爲擾民皆許保明按劾以行賞罰上謂宰執曰朕再三思之止是增重接伴事權恐州縣覬望却成騷擾接伴迓客耳何用如此前後指揮已備只令兩路漕臣檢察足矣

丙戌宰執進呈給事中賀允中論吳國長公主奏請女夫右奉議郎直秘閣鄭珙乞特與轉行兩官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切詳所奏即非用本家合得恩例陳乞却創自擬官職仍乞作特與行下顯是過有僥求不合公議望追還已降指揮上曰珙被命逾兩旬乃始封駮詞頭恐非故事可諭令書讀宰執退召允中至都堂諭旨允中執所見不易翌日奏其事上曰雖稍後時所論極有理蓋慮後來援例者衆當曲從之可寢轉官

指揮沈該曰諫行言聽使言者得以自安此盛德也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伏見知樞密院事湯鵬舉狠戾姦詐出於天資平昔莅官畧無善狀所至貪殘人皆以鬼車乳虎目之項知當塗縣以苛酷而附權勢以為私計其罷淮南漕以貪惏而占官船以為已物倚托官勢强買地基則見於居金壇之時營造私第驅索州縣則見於為浙漕之日其知紹興也則愬脅將官劉之儀而致之死地其知平江府也則竊取公帑而唯已所欲

是皆前日彈章之所備載暴惡之所著聞者也陛下畧其往愆責其來效自臺憲要途洊躋右府則陛下所以擢用委任之恩可謂厚矣為鵬舉者不思勉勵激昂以圖報稱而乃掠美以欺君植黨以擅權長惡不悛故違詔旨揣其後患實有甚於秦檜有識之士為之寒心其可冒近列乎伏望聖慈察臣愚直將鵬舉早正典刑以警有位鵬舉聞之乃留身求去詔不許義問又言臣累具劄子論列湯鵬舉罪惡乞賜竄殛外庭之臣側耳聽

命以謂必行兩觀之誅以慰天下之望茲者伏聞宣押赴朝及都堂治事此乃祖宗體貌人臣常禮在鵬舉罪惡貫盈自當藉藁負刑請罪於朝而猶占留樞密院印薄偃蹇不遜傲睨自如至如前日敢具劄子留身奏事蓋其要君冒寵失大臣難進易退之禮一至於此又況鵬舉所爲雖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包藏禍心舉措兇狠猶爲國家憂慮孰謂身任言責者而可默默乎伏望睿斷將鵬舉早正顯戮以慰公言丁亥知樞密院事

湯鵬舉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免謝辭

戊子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臣連日論列湯鵬舉罪惡

已蒙陛下灼見其姦邪而去之不疑臣伏見鵬舉懷殘

忍之心縱猛暴之志頃知婺州欲買花羅嫁女而東陽

知縣留觀德迎合應副鵬舉近薦為太府寺簿未幾兼

丞又擇優厚去處使之兼局又有汪懷敏者婺州富僧

也因坐姦還俗鵬舉在婺州時以賄賂交通既遷執政

遂補為將仕郎又有婁庾者本名詳漕司罷役之猾吏

也鵬舉為漕日倚為腹心令補為副尉令幹辦本府凡有闗節輙入卧内評議鵬舉無不聽從鵬舉為中丞時周方崇為殿院李庚為臺簿皆其薦用也一日詰方崇而罵辱之因顧李庚且請作證二人唯唯而退臺吏無不驚駭鵬舉恃其威勢至於恥辱風憲如此而乃使之領祕殿之隆名享真祠之厚禄其如天下公論何望將鵬舉職名宫祠並行褫奪明正贓凶之罪以慰天下公論詔鵬舉落職

已丑宰執進呈次雪大作沈該等稱賀上曰前次久雨深以為慮幸而穀價不至騰踴今得此雪來年二麥必大豐稔也　中書舍人周麟之兼實錄院同修撰始除同修撰也

庚寅祕書省正字林之竒兼權國史日歷所檢討官

自韓球權夔茶至是且十年民頗以為害右朝請大夫知達州董時敏言於朝事下茶馬司具後主管茶馬公事許尹不肯蠲乃止三十年二月所書可參考

十有二月癸巳朔殿中侍御史葉義問言禮部侍郎周方崇俗惡無能衆所共鄙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為殿中侍御史鵬舉已遷政府方崇猶伺其風旨為之彈擊或以為未然則厲色曰我只報湯樞密何恤其他兵部郎官李庚輕儇無狀衆所共惡頃因湯鵬舉之薦而為監察御史日與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相為表裏故鵬舉在政府每欲排擊異已則必遣天民等達意於庚善類為之重足工部郎官褚籍昏謬無恥衆所共笑頃

因鵬舉之薦而為監察御史諂事鵬舉甚於奴隸假借風憲規圖貨財望將方崇庚籍等三人明正典刑以為臺諫來者之戒所有天民成象觀德乞重行竄責以為交通臺諫之戒如此則紀綱一振而姦回之心潛消於未萌矣乙未宰執進呈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令方崇等交結所幸覺之於早當戒其漸姑從輕典可也時天民成象為左宣教郎天民前吏部員外郎今年十月罷成象前太學博士十月罷觀德為右奉議郎新通判靜江府於是方崇庚今年十月罷

籍觀德四人皆罷仍詔天民成象觀德自今毋得與堂除權吏部侍郎淩哲以鵬舉所薦不自安乞守小郡上曰哲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為朋黨非公正之道也淩哲乞郡在是月戊戌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元祐相司馬光盡取熙豐之政與其人而更新之天下至為相賀而程頤獨有憂色蔡確新州之竄一時大臣有名望如文彥博呂大防臺諫知大體如劉安世范祖禹皆以為當然而范純仁獨為之慨然曰搢紳之禍自此始矣夫成敗興廢天也君子能為其可為者至其不可為則安之以俟命而已固奚

暇他顧然獨不覩諸水乎順而導之則行激而怒之則搏令以其泛濫無畔除也隄而障之曰吾以止水也激而不已奔怒四出臣見決隄破岸傷物轉甚耳惡乎止水哉太上皇帝之言也其殆知消息盈虛者乎夫漸而察之則不遽擇其已甚而去之則不苛薄其法以待其改則不怨使元祐大臣家存斯言則士君子之紛紛竄逐奚至如紹聖之甚哉縱使有之必不至空天下君子黨而籍之更歷再世以至於危亂而不悟也雖然天下之更相是非豈有既哉太上皇帝之言臣願聖子神孫萬世寶之

左從事郎沈樞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也

乙未詔諸路帥臣監司於本路武臣大使臣已上及見任寄居歷任有勞効之人每歲各舉二員明具所長堪

作如何任使保明聞奏樞密院籍記姓名以備量才任使　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趙子潚言被旨措置鎮江府沙田欲選官打量隨田地肥瘠輕立租課就令見佃人耕種委知縣拘管如形勢之家尚敢占吝不即交割許本司具奏所有以前收過租利不少依條合盡行追納入官詔人户冒佃積年收過租課特免追納其田疾速拘收措置二十八年正月癸未遣官

丙申重建六部尚書成直秘閣知臨安府張偁陛直敷

文閣奉議郎守尚書都官員外郎楊倓轉一官以董役有勞也朝野雜記紹興四年高宗在平江將還臨安始命有司建太廟十二年和議成乃作大社大稷皇后廟都亭驛太學十三年築圜丘景靈宮高禖壇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十六年廣太廟建武學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十八年築九宮貴神壇十九年建太廟齋殿二十年作玉牒所二十二年作左藏庫南省倉二十五年建執政府二十六年築兩相第太醫局二十七年建尚書六部大凡定都二十年而郊廟宮省始備焉

處州遂昌縣丞黄楷乞籍定民戶物力高强比他戶大段遼絶者並應役兩次比其他役戶一次從之二十八年六月己丑不行

辛丑左朝奉大夫知眉州王楊英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右中散大夫知果州王㳗知嘉州　左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夔知眉州

癸卯詔右承直郎沈作乂作霖並令三省擬進差遣仍改合入官二人皆左僕射該之子該為乞行在無職事妨嫌莞庫及外路屬官差遣故有是命給事中賀允中言寒士改官視為再第内則莞庫外則屬官俾宰相子任之則主司孰敢號令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掖改服

色光猶力辭令陛下旣新萬務大臣當忘其私臣甚爲該惜也檜熺覆轍可不防其漸哉上覽而稱歎該聞亦上疏辭免改官從之　右朝請郎吕廣問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甲辰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固當久任然其間老病之人難以使之在職蓋移易不過有迎送之擾而廢弛則貽患於一路一州利害孰爲輕重今後有如此等可與宫觀理作自陳　詔故敦武郎知麟州建寧寨楊震謚

恭毅震靖康初死事至是用其子存中請而謚之同日揚宗閔謚忠介已附見建炎二年正月宗閔死事時

乙巳刑部言汀州奏讞大辟不當乞免坐上曰祖宗聖意務從寛厚若一有失當便行坐則天下獄情雖甚可閔無復來上矣遂從之　權尚書户部侍郎林覺引疾罷爲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

丙午秘書丞羅孝芬爲直秘閣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右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徐康爲兩浙西路提點

刑獄公事　詔太常丞任文薦博士張庭實鮑彪各罰銅十斤先是臨安府椿辦大祀禮料沿襲既久率多繆誤如蜃醢用蛤蜊肉蠯醢用石决明則大小差訛鹿臡鴈醢皆以肉與骨雜為之則臡醢不辨鮑當用乾而今以生鯽鱧當用熟而今以生麥以至蚳醢用鼃魚豚拍訛為豚白如此非一文薦等皆按經傳釐正而御史臺劾其擅行移易詔令分析文薦等援據甚白乃有是命仍令禮部審辨改正然卒不能易

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晁公武傾險出其天性初為井度屬官專事掊尅聚斂以濟其私及度之罷求為鄭剛中幕客不從遂以剛中之事告於趙不棄至興大獄攝逮紛然連及平人死非其罪不棄倚為心腹薦之故相秦檜自屬官更歷數郡所至貪暴人不聊生左朝散郎新知蓬州馮時行頃在萬州之日積羡餘之錢以萬數計並無亦歷不可稽考又以州之良百姓皆刺為虎兒軍人情惶駭幾欲生變此兩人

者蜀人嘗被其害今豈可令遺患於一方乃並罷之

己酉權尚書刑部侍郎徐林為刑部侍郎

癸丑勑令所删定官杜莘老面對乞徧下内外有司重行取索自建中靖國至於宣和應干徽宗皇帝寛恤赦詔條令專委長吏逐時推行詔付實録院

甲寅右朝請大夫續觱為潼川府路轉運判官

丙辰詔刑部長貳日輪一員赴大理寺録囚徒諸路州縣應入禁公事並具情犯及入禁月日申提刑司申本

部檢察蓋徐林在刑曹建至是始行之

丁巳給事中賀允中言小黄門任嘉輔免試補官不當政和舊制内侍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其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自建炎後以宫庭小黄門少遂聽不候年及命之至是允中以為非法上曰允中此論極當但外庭未悉宫禁曲折先朝立法非特此曹不得濫進且使識字近來小黄門人數稍足豈可一向循例免試前旨可勿行自今並如舊制　端明殿學士知洪州折彦質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從所請也

戊午金主遣驃騎上將軍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思廉昭毅大將軍行尚書兵部郎中珠勒根彦忠來賀明年正旦　資政殿學士知静江府施鉅移知洪州

是歲宗子賜名授官者二十三人　諸路斷大辟十九人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七十八金人地名考證

珠勒根原書作阿勒根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